



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苏〕尤·谢列兹涅夫 著

苏 文 学 家 传 记 丛 书



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苏〕尤·谢列兹涅夫 著
徐昌翰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2·哈尔滨

Ю. СЕЛЕЗНЕВ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МОСКВА 1988

责任编辑：张晔明 孙厚惠
封面设计：徐晓丽

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苏〕尤·谢列兹涅夫 著
徐 昌 翰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179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制版 黑龙江肇东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88毫米1/32·印张12 10/16·插页5
字数：290,000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08

ISBN 7-207-01085-0/I·225 定价：6.60元



費·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谢苗诺夫校场执行死刑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房



作家的夫人安·陀思妥耶夫斯卡娅，1863年



作家的儿子费多尔和女儿柳博芙



话剧《卡拉马佐夫兄弟》剧照



电影《白夜》剧照



《賭徒》插图



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墓

目 录

第一部 人的命运

第一章 髑髅山	2
1. 源	3
2. 彼得堡之梦	16
3. 天职	32
第二章 前途	43
1. 最令人欢欣鼓舞的时刻	43
2. 检验	54
3. 困惑	66
第三章 考验	74
1. 谆谆教导	74
2. 白夜	87
3. 面对伟大的途程	94

第二部 罪孽深重的人

第一章 途中	110
1. “死者复活”	110
2. 爱情	122
3. 归来	136

第二章 俄国与欧洲	152
1. 《时代》	152
2. 欧洲	181
3. 时代的毁灭	223
第三章 流浪汉	253
1. 码头	253
2. 无底深渊	270
3. 美拯救世界	283

第三部 先知的生与死

第一章 预感和预见	298
1. 群魔在狂舞	298
2. 公民	306
3. 难以喘息	310
第二章 伟大的希望	317
1. 对革新的渴求	317
2. 我看见了真理	332
3. 谁的事就该谁去办	339
第三章 一瞬抵得过一生	349
1. 面对良心的审判	350
2. 预言和方向	376
3. 最后时刻	383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和创作年表	390
简明书目	393
译后记	397

第一部 人的命运

人的心灵史，即使是最渺小的心灵的历史，也可能要比整个民族的历史有趣和有益，尤其是……以毫无赚取同情或哗众取宠之意写来的时候。

—— 蒙托夫

人就是谜。谜是需要破解的。即使因此而耗费一生，也不要以为是浪费时间。我就是在解谜，因为我想做人。

—— 陀思妥耶夫斯基

第一章 髑髅山^①

我实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烂了，仍旧是一粒；若是烂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

《约翰福音》十二章；

《卡拉马佐夫兄弟》卷首语；

陀思妥耶夫斯基碑名

每一个瞬间都是四万年结出的果实。

托马斯·伍尔夫；

《安琪儿，看看你的家吧》

① 髑髅山相传为耶稣基督避难之地。

1. 源

儿时，他常常会跑上一座小小的山岗。展现在眼前的是那无尽的远方，无际无垠的大地，沐浴在正午阳光下的一马平川，还有那深不见底的蓝色天穹，于是，一股突发的讶然之感涌上心头。宛如有个无形的人在召唤他，在吸引他，在他耳畔悄语：只要他一直朝前走，走向那无尽的远方，走过那条天地相交之处隐约可见的地平线，他就能解开所有的谜，就能够立刻发现并理解一种全然不同的生活。

再过几分钟死期就要临头。三个人全都绑在灰色的刑柱上。响起了一声口令——他没有听清喊的是什麼，却看见穿灰色制服的士兵们端起步枪准备射击。这回是在劫难逃了……他们的身上已经罩上了尸衣，神父已经让他们吻过十字架，但每根肌肉和神经却仍在默默地回想着那句无可挽回的话：“……退役少尉工程师陀思妥耶夫斯基……判处枪决……”

那是1849年12月22日，他站在刑台上，经历了好几个月来令人精疲力竭的阴郁的孤独，在这早已泛出灰白但却不愿降临人间的彼得堡的早晨，他的眼前一片迷蒙。一个对所有的人来说非常平凡的日子。一个对他来说绝命的日子。

……他已经有八个月没有见到过太阳，可活命的时间还剩下五分钟——不会再多了。然而“这五分钟对他来说却显得无限的长，有如一宗巨大的财富。他觉得这五分钟里他好象来到人世上走了好几遭，现在还根本不打算考虑永远告别人间的那一刻，所以他还在……还在默计着时间。他要用两分钟来与同志们诀别，

用两分钟来想想自己，然后，再朝周围看上那么最后一眼……

“他，一个健康、强壮的人，二十七年来一直走在通向死亡的道路……”他拥抱了身旁的普列谢耶夫^①和杜罗夫^②。“……他早知道他会想什么。他想尽快形成一个鲜明的印象：怎么会这样呢——这会儿他还好好地活着，可三分钟之后就什么也不存在了，人就没有了——那又变成什么了呢？上哪儿去了呢？……

“……教堂的金顶上闪烁着灿烂的阳光。他还记得他怎样死死盯住那屋顶，那阳光；他不能不盯着那阳光；他觉得阳光就是他重新获得的本性，三分钟后，他一定会同这新的本性溶为一体……”想法一个接一个冒出来：“要是能不死该多好！要是能让生命再回来，那将是一段多么长久的时间啊！而且都是属于我的！那时候一定要把每一分钟变成一百年……”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长篇《白痴》中，借梅什金公爵之口讲述了自己在这殉难日的体验。“此刻的心情多么难熬，心紧紧抽搐成一团……想想吧，就好比正在经受一次酷刑；当时那种痛苦，受到的伤害，肉体的折磨，而且一切都产生于心灵的痛苦……因为最主要的、最剧烈的痛苦并不是来自创伤，而是由于你明明白白地知道，再过一小时，然后是再过十分钟，然后是再过半分钟，然后是马上，就是现在，你的灵魂就要离开躯壳，一个人就要完蛋，而且这件事已是注定无疑；最揪心的就是这个注定无疑……最后的一点点希望也不可能有了，因为早已有了判决……世界上再不会有比这更大的痛苦……”

活在世上的最后几分钟已屈指可数，而“周围是人山人海，吵吵嚷嚷，上万张脸，上万双眼睛——这一切你全都得忍受……”

① 阿·普列谢耶夫(1825—1893)，俄国涅克拉索夫派诗人。因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于1849—1859被流放。

② 谢·杜罗夫(1816—1869)，俄国诗人，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

根据第三厅①的“回忆”，“谢苗诺夫校场大约有三千人，全场鸦雀无声，人们全神贯注”。不过即使是鸦雀无声，也需要忍受才行……他站在那里，一言不发，毫无怨言，神情驯顺。他——一个不久之前的政治叛逆，一个对自己不寻常的未来怀有神圣信念，幻想要拯救祖国的人……

好多好多年之后，当陀思妥耶夫斯基重又想起那永留记忆之间的遥远时刻的时候，他写道：当时我“坚信，反正未来还会属于我，只有我一个人是它的主宰”。

主宰，一个逆来顺受地等待着自己绑上耻辱柱的时刻到来的主宰？

是奴隶，一千一万个奴隶……再过几分钟——就要……快点吧……难道这就是一切？整个一生，整个二十七年，难道都是为了这令人绝望的屈辱的几分钟，为了这可耻的示众和无望的等待？

难道赐给你心和才华，让你写出卓然超越于千百人之上并已引起人们注目的文字，为的就是这个？所有这些心灵的痛苦，还有欢乐，希望，——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有着什么意义？——在你临死前遭受最后一次折磨的时候？是让你不要发疯？是让你不要在精神上死亡？是为了今后不要因俯首贴耳等待判决的这几分钟而鄙视自己？要知道这可是一些既不能理解他本人，又不能理解他的痛苦，更不能理解他的希望的人们作出的判决啊……“上帝，为什么在这几分钟里，你竟抛弃了我？”

最伟大驯服，但也是最伟大的高傲……也许就在当时，就在诀别人世的那几分钟，他甚至不是以思想，而是以感觉，以一种下意识把自己的死刑台和骷髅山作了一番比较，从自己那无尽

① 第三厅为沙皇政府的宪兵特务组织。

的屈辱中看到了通向精神复活的道路？

脱帽的口令响起。囚徒们本来就只穿了一身薄薄的春衣站立在零下二十度的严寒里——八个月之前，当宪兵在4月里逮捕他们的时候，也正是这样一个寒冷天气。然而人们根本感觉不到气候寒冷。肉体仿佛不存在了；肉体、神经、意识、心灵——一切的一切，都溶做了一团浓缩到极点的紧张的精神。

在这瞬息之间，他看到了什么，他又想起了什么？

难过是母亲眼里那无法安慰的哀愁？从遥远遥远的童年起，他便在这双眼睛的光芒照耀下，走过了生命的全程。还有那亲切的声音——在那间亮黄色的客厅里，在吉他的轻柔的丁冬声里，这声音把模糊的哀愁与朦胧的幸福的最初几粒种籽，播进了他幼稚的心田。

“这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女人，她笃信宗教……”家里人对她留下了这样的记忆。他对母亲一直充满了崇敬之情。对父亲则怀着做儿子的尊敬，也许还以一种特别的、痛苦的心情爱着他，不过记忆中也留下了不少少年时代沉痛的印象。

古老的文献告诉他，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家族来自丹尼拉·伊万诺维奇·尔季雪夫。雅罗斯拉维奇家族的后人皮纳大公费多尔·伊万诺维奇赐给他位于皮纳与雅卓尔达两河之间、平斯克县东北的波尔科蒂契庄园，以及陀思妥耶夫村的一部分。^①

陀思妥耶夫村的主人后来便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姓氏，他们不止一次出现在古代的诉讼档案中。但在多数情况下这些祖先还是作为俄罗斯民族的东正教保卫者被载入史册。

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尊重其中的许多人，尤其是彼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皮纳县议会团议员，立陶

^① 尔季雪夫家族作为军役人员，十六世纪时多次参加过罗斯国与天主教波兰之间的战争。

宛公国最高军事法庭法官，1598年选入波兰国会，——被他视为本族的始祖。另一个先祖阿肯季·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是基辅-别切尔斯基修道院著名的修士司祭（十七世纪），还有一个祖先在十八世纪竟做到主教的高位；1624年有一个祖先被土耳其俘虏后释放回来，为了庆祝自己获得自由，铸造了一条纯银的项链挂在尔沃夫教堂的圣母像前，从而名噪一时……

然而到了十八世纪，这个颇有特点的家族由于未能改宗天主教而家道中落，渐趋式微。到了作家的祖父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这一代，已经成了波多尔省位处穷乡僻壤的布拉茨拉夫镇上的一个小小司祭。

祖父的小儿子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很有个性，不愿子继父业，抛弃神学校的学业离家出走。1809年12月14日进入莫斯科医学院。

卫国战争时期^①，“四年级学生”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派到军医院，1813年他被提升为校级军医，在鲍罗金诺步兵团一直干到1818年，然后又被调到莫斯科军医院去当主治医师和主任医师。

通过一个同事，他结识了商人涅恰耶夫一家，并于1819年同玛丽娅·费多罗芙娜·涅恰耶娃结婚。1820年退役，从事慈善卫生事业。

1821年12月30日（新历为11月11日），涅恰耶娃给她的丈夫生了第二个儿子，这就是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

父亲是一个喜欢把一切都搞得井井有条的人，从小起就教育自己的几个孩子米哈伊尔、费多尔、瓦丽娅、安德烈要严守纪

^① 指1812年与拿破仑的那场战争。